

俄蘇的日今

譯合 政光楊
玉懷陳

版出社命生新

楊光政
陳懷玉合譯

今
日
的
蘇
俄

新生命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一日初版

今日的蘇俄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楊光政
陳懷玉

編輯者

國際編譯社

出版者

新生命社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
翻印必究

今日的蘇俄目錄

一 蘇俄總論

今日的蘇俄 (Louis Fischer)	(1)
二十年來的蘇俄 (Louis Fischer)	(四四)
俄國的軍國主義與社會主義 (Alan Mather)	(五四)
蘇聯是一個法西斯國家 (Vincent Shean)	(六三)
俄國的神秘 (Leon Blum)	(七七)
莫斯科的陰謀 (Frederick L. Schuman)	(八三)
斯大林的新政策 (William J. Oudendyk)	(九一)
斯大林主義與希特勒主義 (Freda Utey)	(一〇〇)

二 國際關係

二十年來的德蘇關係 (John W. Wheeler-Bennett)	(一一四)
---	---------

蘇俄對西方的挑戰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一三四)
蘇聯對於德國的威脅 (Otto D. Tolischus)	(一四八)
蘇聯侵略的第二目標 (布施勝治)	(一五三)
俄國與波羅的海 (Wolfram Gottlieb)	(一六一)
斯太林在巴爾幹 (Vera Micheles Dean)	(一七〇)
英俄勢力在近東與中東的衝突 (Albert Viton)	(一八二)
蘇聯在中國 (Lincoln Hall)	(一九四)
斯太林會出賣中國麼 (Edgar Snow)	(二〇三)
蘇聯會侵略中國麼 (Freda Ullay)	(二一四)
歐洲大戰與蘇聯 (丸山政男)	(二二八)
希特勒與斯太林的勾結能維持多久 (Leon Trotsky)	(二三八)
 三 附 錄	
斯太林的眞面目 (John Gunther)	(二五四)
毛澤東訪問記 (Edgar Snow)	(二七二)

—

蘇
俄
總
論

今日的蘇俄

(Louis Fischer)

一 斯太林失算了嗎

在蘇俄的生活，當斯太林能與納粹德國攜手而從事擴張之前，已很不同。外交政策反映出國內的景況。德俄協定以及因此發生的種種事件，只有在新蘇聯發展的背景下，才能充份明瞭。德俄之所以能够攜手並進，實由於蘇聯國內早已跟着國外而同時起了極大變化，因這許多變化，纔發生了今次的歐戰。必須是反抗納粹侵略者的戰爭，布爾什維克的侵略才有可能。這是此項協定以及德俄關係完全變更的由來。

國際舞台是一個巨大鋸機樣的謎，只要一片木頭移動地位，別的許多也都移動了。當英法允許德國在西班牙、奧大利和捷克取得勝利時，希特勒見到西歐列強與俄國的集團，足以妨礙德國的擴張，所以高呼着布爾什維克的威脅，而加以阻撓。當他在英法方面不能再勒索

讓步時，他就轉向俄國。幾年以來蘇聯政府力圖勸誘英法採取反納粹的政策，是怕英法與德國結合起來，會至於反俄。但當這兩個民主國家與德國發生嫌隙，使這樣的一種結合不可能時，俄國對於德國的恐懼就消滅了。

莫斯科方面並非爲了自衛而簽訂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德俄協定的。主張德蘇之間成立新關係的論客，認爲假如不訂這項協定，那末德國侵佔波蘭以後，就會進軍蘇聯，而使蘇聯陷於戰爭。這種論斷是不確的，倘若希特勒確信英法對於波蘭的担保不會履行而不至於參戰，那末他爲什麼準備與俄國瓜分波蘭呢？爲什麼把他的反共十字軍變成天大的笑話呢？希特勒不像一九三八年時那麼信賴張伯倫與達拉第的綏靖政策，他用莫斯科去恐嚇聯盟國家撤銷他們對於波蘭的保證；至若戰爭爆發，他也不想把莫斯科當做敵人。爲了這些好處，所以他願意討好莫斯科——他已經討好了。你不討好某人，是因爲你不預備奉承他。希特勒並不想攻擊俄國。在俄國方面是無需自衛的。

假定去年九月十五日，當時波蘭的抵抗已經失敗，而聯盟並不與德國作戰，那末不管希特勒與莫斯科訂了協定，仍然有權進軍俄國境內的。協定只是一張紙，並不是一個保障。那末他爲什麼不進攻俄國呢？是因爲他要回到西線去對付聯盟國。因爲莫斯科確信聯盟國會

作戰，而不是怕他們不作戰，所以才訂立這項協定的。倘若俄國人士害怕德國進攻，那末他們就應該與聯盟國訂約以求安全了。除非他們知道德國將被西歐的戰爭所牽制，那末他們單獨與德國留在東歐是永遠不放心的。

如此，在聯盟國採取綏靖政策而對法西斯侵略者協妥的場合下，布爾什維克是親聯盟國的。但當聯盟國堅決採取反法西斯的立場時，布爾什維克就與德國訂立協定。這就是所謂辯證法。

去爭論斯大林愚弄希特勒呢還是希特勒愚弄斯大林，是毫無意義也沒有結果的。斯大林與希特勒認為互相結合纔能互相有利，所以結合了。誰也不要想政治家曾抱利他主義的。在外交政策方面看似理想主義的東西，往往只是爲了日後的自利。倘若斯大林和希特勒爲了他們國家的最高利益而有所作爲，那末，他們就會把這種作爲說得非常好聽。但是人類常做錯事。除非斯大林如有些共產黨員所標榜的是從無錯誤的，以及除非大家神奇地說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做錯事的，那末誰都一定認爲他也許已經失算了。一九一四年德皇作戰時，並未想毀壞德國，可是他却毀壞了德國。張伯倫心想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明興會議中對德妥協，會造成「我們一代的和平」；然而現在和平何在？也許斯大林做錯了。列甯做錯過，并且認錯過。

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隊侵略蘇維埃烏克蘭，佔領了基輔，但是紅軍即刻把他們趕回了波蘭。當時在莫斯科發生了劇烈的爭論：蘇聯的軍隊是否應當追擊敗北的波軍而擄取全部的波蘭呢？列甯說是應當的，斯太林也同意。託洛茨基對這個嘗試並不熱心，對此直言反對的是蘇聯名記者拉迪克，他自己是一個波蘭人，他說倘若俄軍駐在蘇聯邊境上，那末波蘭的工農爲紅軍的接近所鼓勵，就會起而叛亂，腐敗的波蘭軍隊便不能鎮壓。反之，倘若被痛恨的俄軍侵入波蘭，就會激起波蘭的民族主義，使畢蘇斯基得以團結其人民與軍隊。然而拉迪克的意見被拒絕了；列甯甚至與拉迪克爭執而和他破裂了關係。紅軍侵入波蘭了，一個二十七歲的布爾什維克事家杜加契夫斯基，率軍直驅華沙，布登奈（Budyenny）與斯太林指揮着一隊騎兵開往勞夫（Лов）。於是拉迪克所預言的情形，真的發生了。紅軍在華沙城門被擊退回，革命也不會實現。有一次深夜裏，列甯打電話給拉迪克說：「你是對的，我是錯了；請你來看我罷。」其後列甯把這全都故事告訴齊特金（Clara Zetkin）發表出來。斯太林對於波蘭問題，從前他與列甯做錯過的，現在恐怕又做錯了。

德俄協定對於納粹有利無弊

德俄關係的整個問題，應該根據早已發生的事件去加以冷靜的考察。希特勒知道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所以失敗，是因為在兩方面作戰。所有德國的軍事專家都會預言過，倘若德國被迫在西線與英法聯軍對敵，在東線又與俄軍對敵，那末還是要戰敗的。德皇因為先有充足的資源和同盟國家，所以能與這三個強勁的協約國對抗了幾年。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的處境沒有那麼好，并且要逃避德皇的惡運。因此他與俄國訂了約，使俄國不復成為有力的親聯盟國的交戰國。現在他是在一方面作戰了。在不同的形勢下，希特勒也許不至於作戰。對俄的協定，使德國在必然戰敗與或可取勝之間，景況大不相同。希特勒所讓予俄國的東西，沒有一件比這個利益更大的。

希特勒與俄國簽訂這項條約，還有一個動機，就是圖得俄國的供給品，以便進行戰爭。關於這一點，他或者要大失所望。俄國的原料却抵不過聯盟國封鎖的窒息的影響。

關於德國的內部情形，我們不大清楚，有些觀察家是故意誇張他們的窘況。不過，關於德國極缺乏那些進行戰事所必需的油脂，銅和石油，却有可靠的情報。一九一七到一八年，德國因為油脂不夠，以致斷傷了抵抗力。油脂不但是必要的滋養料，并且也是肥皂的主要成份——在德國早就按着極吝嗇的份量來分配了——和彈藥的要素。可是俄國自己也沒有足夠

的油脂和肉類給人民食用。俄國要把銅輸入，所以不能輸出一點。它也輸入鉛、鋅、鎳和銅這些緊要的無鐵質的製造軍火的金屬。俄國是世界上第二位產煤油最多的國家，但其國內的消費，已因國內的工業化和摩托化而激增；倘若把他爲了必須履行商業合同而輸出各國的煤油總合起來，也只抵得德國戰時煤油缺額的一小部份。俄國所出售的——譬如五穀——在德國還有足夠數量。加以俄國在芬蘭增加了軍事的消費，他對德國的輸出更其少了。

德國有何損失呢？反共集團的解體不能說是一種損失。德意日的結合是建築在這種正確的假定上的，就是每次侵略行爲會開拓下次侵略行爲之路。墨索里尼的侵略阿比西尼亞，是爲英法在中國懦弱所鼓勵的。英法政府對於西班牙戰爭的因循苟且，促成希特勒對於捷克的無恥行爲。勝利的法西斯的橫暴，造成了恥辱。它在和平時代工作着，但是戰爭把這情形完全改變了。因爲現在日意與德國合作，就無異於參戰，這是非常耗費的，所以是極其惹厭的。日本在德俄協定談判以前，就已拒絕對德的軍事同盟。意大利近年來在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作了兩次戰爭，現在不能作第三次戰爭了。現代的戰爭是流行在「海上和空中」的，倘若意大利和西班牙出動去幫助德國，就會被擊敗潰。撕破反共協定的，乃是爲此，而不是爲了德俄協定。

德國給了俄國一部份沒有經濟價值的波蘭土地，并且退出了波羅的海各國的某些地點，在那裏，除掉日耳曼移民所建立的一點文化與商業的利益關係外，它並無領土。俄國的黑影伸長到了巴爾幹。不過，如德國那樣，當一個國家爲了本國的生存而戰鬥時，那末以這些損失去與取得像俄國這般強大國家的有利的中立相比，是不足重視的。

德俄修好，也有着社會的關係。德國的赤化，已不只是一種預料，且已隱約可見了。不過，這唯有在德國戰敗，或欲突破戰敗而已無能爲力的場合下，才能發生——那時，聯盟國定會想法制止這個動亂的——這便是希特勒政體的典型，就是它的領袖們所說的原理：「災禍在我們的後面」。不過，倘若他們會先失去他們的權力和地位，那末赤化對於他們又有什麼損失呢？爲了戰爭，所以與俄國的協定對於納粹是有利無弊的。

俄 國 與 西 歐 列 強

然則俄國方面與德國拉攏，又將怎樣解釋呢？我們評判一個人，是看他所交的朋友，他所作的行爲和他所發的言論。評判國家，也是依着這些準則的。

俄國從前需要英法美的友誼，現在它的發言人和報紙都攻擊這些國家了。同時，它與德

國合作，而又防備納粹的政策和活動。俄國從沒有照着德意日的樣子侵佔他國的領土，現在它却幹了。俄國曾經一貫地詆斥侵略而保衛弱小國家的權利，今日蘇聯人士的言論却已極不相同。莫斯科已經捨棄了蘇聯外交政策的傳統，并且丟開了列寧、吉采林和李維諾夫用以決定該項政策的原則。俄國的情形變了。蘇聯與國外的關係，可分三個部份：一九一七到二〇年是俄國被外國侵略的時期；一九二一到三八年是它不受侵略的時期；一九三九年中是它侵略他國的時期。

一九三一年，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現狀，發生了第一次極大的破壞：就是日本進攻中國。莫斯科是同情中國方面的。此後數年，莫斯科反對任何變更領土現狀的企圖。這種反對的徵象，便是蘇聯政府的加入國際聯盟。莫斯科欣然參予制裁意大利，因為它不願看見侵略成爲原則。它覺得自己可由一個懲戒的國聯得到安全的担保，可以教訓違犯規例的各國去尊重國際條約。它的政策是和平，而如李維諾夫先前所說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一九三六、三七與三八年，是綏靖政策的黑暗時期。民主國幫着侵略者的忙，而不去援助被侵略者。莫斯科是世界上唯一有力的反法西斯的政府。在中國和西班牙，蘇聯政府確實

保護着英法帝國。它無異議地這樣幹着，因為它把這些古國的團結看做一種安定的勢力。它們是鑿足的，保守的，沒有野心的，所以對於世界和平或俄國並無危險。「法西斯主義」則不然，第三國際宣稱「它就是戰爭」。蘇聯對於西班牙與中國的政策，是這樣假定的：莫斯科應當援助他們，直到日後英法醒來，深覺他們在那兒有真正的利益，并且把這些弱小國家從掠奪的帝國主義者的手下援救出來的重負擔當起來。斯大林深以為法西斯的再三勝利，未免會損傷各民主國的精神、元氣和戰略的力量，所以民主國是俄國反對德日擴張的自然的聯盟。再則反法西斯是合於蘇聯民衆胃口的美妙的權力政治運動。

可是西歐各國却唯求自全。英法在西班牙的政策，以及一九三八年九月明興會議對於捷克問題的不必要的屈服，使蘇聯的許多希望消失了。蘇聯的要人在懷疑着西歐各國是否會起而抵抗。克倫姆林在問着自己，民主各國中的進步勢力，是否值得聯合。譬如在人民陣線的西班牙，曾經集合了英法美各國中的許多合其標準的朋友。他們包括從左到右的共產黨員，社會黨員，勞工份子，大部份的自由主義者，許多保守的新基督教徒，還有大批著名的保守黨的政治家。可是這一批人，絲毫不能推動這三個民主國的任何一國去傾向於親善人民陣線的政策。張伯倫與達拉第屹然不動地固執着要向侵略者屈服。莫斯科相信，英法政府實欲使

法西斯的侵略轉向蘇聯的領土。不過莫斯科仍然拉攏西歐各國。蘇聯繼續援助人民陣線派，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加泰隆尼亞還援到軍火；甚至在加泰隆尼亞陷落以後，莫斯科還想幫助政府軍在中央瑪德里堅持抵抗。

當時希特勒改變了歐洲的外交關係；德軍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開進了普魯格，侵佔了捷克的後方。這是一聲警號。

這天，張伯倫在衆議院中發表了一篇報告。兩天以後，他又在北明罕演說，認為這篇報告「有點冷靜而客觀」，以致引起了「一點誤會」。他又說：「有些人心想，因為我說得很鎮靜，我一點不動感情，所以我的同事和我對於這個問題並不感覺嚴重。今夜我想糾正這種誤會。」他糾正了。在保守黨中，發生了一次反對張伯倫對於捷克淪亡的「冷靜而客觀」的反應的紛擾。英國驚駭了。人民要求着行動。法國認識了隱然可見的危機。希特勒調動德軍直指波蘭。波蘭倘若一失，法國便會隨之犧牲，張伯倫就要唇亡齒寒。幾年以來，莫斯科的所以希望而且努力於集體安全和人民陣線，就是爲了見於這樣的發展。蘇聯的這些政策，目的是在把各帝國主義者與反法西斯、民主主義、國聯會員國結合起來，以迫使西歐各國的政府去防止侵略。這一目的已經達到了。現在蘇聯政府已經有了英法兩個強盛的朋友。但是正

當這個運動快要成功時，莫斯科却故意把人民陣線與集體安全這兩個政策打消了。

倫敦與巴黎的這種新精神的結果，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自英國向波蘭保證，假如德國破壞波蘭的獨立，英國就攻擊德國。這一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歐洲歷史的分界線。五月三十一日，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委員長莫洛託夫說道：「英波互助協定變更了歐洲的形勢，這是必須承認的……有許多徵象表現出歐洲各民主國家已經把不干涉政策放棄了。」綏靖政策是死滅了。然而綏靖政策的結束，却是德俄協定的開始。

由於對波蘭、其後復對羅馬尼亞的維護的保證，英法倒的確擔當起防守俄國西線的義務。對於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担保，實即對於蘇聯政府的担保。所以，當五月裏英國與蘇聯政府在莫斯科談判互助條約時，俄國人就覺得他們早已毫無所費地從英國方面得到担保，英國差不多能够把一切都給他們的。給波蘭和羅馬尼亞的保證提出得太快了，以致與莫斯科的談判不能成功。現在，倘若英國想求得蘇聯的幫助，就必得在對於蘇聯與波蘭以及蘇聯與馬尼亞國境的保證以外，再提出更好的報酬。莫斯科要求割取波羅的海的土地。那末芬蘭堅決拒絕俄國的種種要求，便會使英國極難勸告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這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去接受其後為莫斯科以軍力威脅所榨取得的對於他們的主權的侵害了。